

陶文瑜

胡竹峰

想起苏州，是粉白的墙灰色的瓦，一座又一座桥，一座又一座园林，是寒山寺，是太湖岸边的上书洲，还有那些师长朋友，范培松，车前子，郁岚，葛芳，陶文瑜……

认识陶文瑜十来年，见过三回面，彼此是十分冷淡存知己的意思。当然，交情还没到知己份上，偶尔想起他，会有一些相同的心绪。陶文瑜像书架上一本喜欢的熟悉的书，随时打开，读哪一页都好，不读，看看封面也好。这就是文字之交吧，散散淡淡。陶文瑜送过我很多书，差不多有他所有的著作，从早期诗集《木马骑手》到随笔近作《红莲白藕》。除了那本我经手的《流年白话》没有签名版，这是他内敛的本色。

和陶文瑜的认识也是因为书，说起来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出版社送来他的《太湖记》，我写了篇书评，陶文瑜看见了，打来电话表示一下感谢。从此断断续续开始了交往。后来，听说陶文瑜身体不太好，心里时常有一份惦记，希望他一切都好，健健康康的，文章书画自悦自在，这样喜欢他文章的人也多一点小小的快乐。

陶文瑜的文章很自在，像茶馆里说话，随便聊聊，正是这种漫不经心，让字里行间多了冲淡。他下笔坦腹相见，总带着俏皮的韵味，忍俊不禁，让人笑骂，又有两分服气。陶文瑜十几本著作，不同的文

字，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心思，相同的是灵活的性情，敏捷的才思。都说明他能名副其实，称文瑜而无愧。瑜者，美玉也。

第一次与陶文瑜见面是二〇一四年，和家人一起去苏州。陶文瑜很客气，送我书、字画。谈起自己的身体，态度豁达乐观，喜气盈盈，不忌口，不觉得自己是病人。我很为他的状态高兴，虽然有些生活方式未遵医嘱，可是还有什么比此间的快乐更重要呢。当时天气有些炎热，母亲顺手拿起沙发边一把纸扇清凉，陶文瑜说这把扇子送给阿姨吧，拿起笔写上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扇子的另一面是苏州评弹艺人的花鸟，大概颇有些珍贵吧。夺人所爱，心颇不安，后来有些嗔怪母亲，却也珍藏着陶文瑜一片冰心的友谊。

那天中午，陶文瑜赏饭老苏州茶酒楼，印象深的有马兰头、河虾仁，都很新鲜。他让我多吃虾，却说别的菜都不好，很歉然的样子。实在，饭菜我只是吃，很多时候不论口味。相交多年，能一起吃饭喝茶，其间的滋味不是任何饭菜所能比拟的。

陶文瑜自恋，有几回居然很诚恳地对我说，竹峰啊，你现在文章

写得好啊。顿一顿，又说写得比我好的。一时惭愧，无言以对，只能说谢谢，不敢当的，陶老师太谦虚了。但陶文瑜对自己的书画从来不谦虚，精得不得了，大字也这么好，不输古人，是他的自我评价。虽然结语会说不好意思，但“不好意思”四个字分明是拔刀四顾的神采奕奕。

我喜欢那样淘气的陶文瑜，那是他骨子里的风华正茂，也是一个作家、书画家的丰神俊朗。前几年，陆续收到过很多陶文瑜的书画。每一幅我都郑重地放好，收存一份笔墨友谊也是收存一份艺术缘分。

中间很多年没见陶文瑜了，偶尔想起他，短讯说几句话，祝福他生日快乐。陶文瑜和吕洞宾一天生日，他文章里写过，还说小时候还以为自己也是神仙，我记得他的生日。

去年还是前年，不记得了。和几个朋友去沧浪亭玩，想起附近就是青石弄，陶文瑜在那里。于是拨通电话，刚好他在。那是第三次去苏州杂志社。院子里水池依旧、太湖石依旧、芭蕉依旧、紫薇依旧，梅花依旧。门口还是那副熟悉的对联：

春姑娘敲门，陶爷爷在家。

谈笑着进了陶文瑜办公室喝茶，还是凌乱的样子，里间小屋更乱，满满当当，堆着纸张笔墨印章字画。

陶文瑜的气色还不错，故人无

恙，我很高兴。他穿一身中式衣服，像太极高手，也像赋闲在家的文士，状态尤好，眉飞色舞有看得见的喜气。我指朋友看办公桌右侧墙上，一张全国作家书画展的荣誉证书。内页右上角，陶文瑜写有一行字：“房子随意换，荣誉不能丢。”一行人不禁莞尔。

相别之际，请陶文瑜题赠几本书与朋友，他找出《茶来茶去》与《苏州杂志》编选的两册文集《旧事》和《故人》。《故人》扉页题签时，原本要写“风雨故人来”，不留神，落笔成“风雨过后”四个字。老陶一时略有犯难，我说就写“风雨过后是彩虹”也蛮好，他照实写了，又添了一句“彩虹之中故人来”。当时我心里想，希望老陶风雨过后是彩虹，希望他平安快乐，健健康康。我看他的字，欣欣向荣是吉人天相，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是好的。

出杂志社大门，临墙瓦上停了一只肥硕的花喜鹊，那喜鹊朝我叫了几声，心里觉得美好吉祥。

那天翻邮件，见车前子一封信，末了说：

我在苏州，与陶文瑜常常见面。梅花开了。

一转眼近十年，今年的梅花又快开了。不知道如今老车是否经常回苏州，会不会常常和陶文瑜见面。而昨天，我开始服下人生第一颗降压药。

附录

2019年12月3日，陶文瑜死了，我很难过。这么一个鲜活的人，这样走了。从此苏州少了一个朋友，心底又多了一个纪念的人。

那天在日本，很早的早晨，天还没亮，收到陶文瑜的诗《再见吧朋友再见》——

就当是和以往一样
大家聚在一起
很开心的样子
散去的时候
你把我送到路口
我们挥挥手告别
然后你拿出手机
把朋友圈里我的名字删去
再见吧朋友再见
你深留在我心间

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我的诗吧
我出生的时候就想
这一生会遇见谁呢
我离开的时候就想
我竟这么走近
我碌碌无为的一生
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

才有了诗意
你是我的字里行间
命中注定要分手
答应将来再见面

大地留不下我
我就到天上去
从天上看下来
街道 快递 点心铺
公交车 面包店 幼儿园
白发老头扶着生气的老太

走进家门
所有的世俗
美丽的慌张
我是多么依依不舍啊
你们

朋友再见不话别
不把伤悲锁眉间
死亡不算新鲜事
活着也不更新鲜

我知道这是朋友的诀别，人总归要诀别的，我没想到，诀别是如此决绝和难过。陶文瑜死了，我很难过。愿他安息。



陶文瑜书